



醫學系六年級何書發

一棵不知名字的樹

我是一個醫學系六年級的學生，與三四年級時相比，學習的地方更多是在臨床場所，也就是患者的床邊。漸漸地我接觸到有關「生命」與「生命不存在」的議題。過去刻意忽略的問題，如今都變得無可避免；在幫助他人尋找答案之前，需要先對自己不安的內心交代。

「你心，安嗎？」這是好友即吾常問我的一句話，很短，卻也像一句偈語。我一直沒有答案。

那是一個初秋的早晨，夏日的溽暑已退去，颯爽的是秋風，清明的天空顯得很高，閒適的是遠方橫躺二道稀疏的雲。明亮的陽光直射，激起林間一抹如絲綢的煙，眼前景色明亮，彷彿一切都看得清楚，卻也因為透過一層煙霧，而什麼都看不清楚。既清晰得像真實，卻也朦朧得如夢境。環繞台北七星山系重巒疊翠，晴空樹林雲煙；湛藍墨綠濛灰，而就在那一幅如畫風景中一個看不清楚的角落，有兩個移動的點，是我與好友即吾乘著秋高氣爽這人間好時節到郊外踏青，一解整個夏天鬱積的暑氣。

親山步道蜿蜒向上，林間氤氳霧氣碰上皮膚沁涼。越爬越遠離地平面。陽光從樹梢悄聲探入卻被林間煙透漏了蹤跡，千絲萬縷的金黃從樹梢流瀉，又因時間而變化萬千。我與即吾停下了腳步，為了欣賞這光與影的探戈，雲深不知處的鳥囀，伴隨著陣陣風與樹葉、與流水、與石頭摩擦的聲音，在此時也傳入耳朵。這一切都太美好了，美好到好像抓住其中一種，就必須要放棄其他一般，

美得令人缺憾，美得令人心痛。

路邊有一棵樹，一棵很大的樹，樹梢隱沒在雲霧中看不見的地方。樹根呈跌宕起伏之勢，樹幹卻筆直而柔順，像是極熱情奔放與極冷靜沉著的交集。樹上有花，鵝蛋黃的花，小小的，甜甜的，開在世間如此偏僻的角落，明顯不是為了被誰看到而開的花。樹冠隱入繚繞的雲煙之中，隱約可見又隱約不可見，猶如向上通到另一個世界，而傳下了一首優雅的樂曲，時而清雅時而窈窕，為這棵樹增加一分神秘的神性。

我與即吾在樹下小歇，「最近過得如何？」許久不見，即吾問。「還不錯！學校必修課生死學給了我一些機會去思考以前比較少慮及的生與死問題，但也激發出很多疑惑縈繞我心。」我如是答道。

即吾：「哦？聽起來很有意思，例如什麼呢？」

我：「例如，根據熱力學第二定律，整個宇宙終將一片死寂，既然一切都要消失，生命有何意義？如果沒有意義何必活著？如果活著有意義那麼當生命結束不是很可怕？」

即吾拍手笑道：「妙極！聽你說話的方式竟有點像辯論的味道。也聽得出來你已經思考這些問題很久了。這是一個大哉問，我也沒有辦法直接回答，且容我以問代答，讓我問你一個問題幫助思考。」

我：「當然好，請說！」

即吾：「你心，安嗎？」

我：「唉呀，又是這個問題，你知道我總是回答不上來的。」

即吾：「問題不一定只是要答案，思考問題本身就是一種收穫，更況且以前回答不上，不代表現在回答不上、未來回答不上，你看這裡那一棵大樹，印度思想家佛教創立釋迦摩尼也是在樹下沉思而領悟，你何不也試試！我正好也想睡個午覺，你可以慢慢思考！」

說完就靠著樹幹閉上了眼睛。

聽了覺得頗有道理，我也找了樹下一個平地坐下。

「生命是什麼？」

「生命有意義嗎？」

「生命結束是可怕的嗎？」

「你心安嗎？」

問題盤旋。

於是我閉上眼睛開始思考。嗯？這是什麼香味？原來是花香，那開放在深山中部為了任何人，兀自綻放的花。生命的意義不也是如此，即使沒有人知道；即使千年之後沒有任何人記得，當它本身是多麼美好的，它就是如此美好的，恰如其分，既不多一分也不少一毫。生命的美，即使宇宙終歸沉寂，結局也不會否定過程的美好，生命的價值來自於其本質。此時一陣微風吹過，想起林間光與影的美景，那是一幅很妙的景色。生命很美，美得像燦爛陽光，而陰影只是陽光不存在，生命的結束不是失去，只是回到生命不存在的型態，如果有在陽光照射時感受陽光的溫暖，那一切就都值得了。當我好像漸漸對於自己原先心頭的疑惑有交代時，此時心中竟慢慢浮現出一種安心的感覺。以往不安時，整日惶惶恐恐，即使感受好的風景，也擔心感官有限會顧此失彼，甚至為錯過了一些風景感到惋惜，而今心安處，當下即是美景，風清涼得神清氣爽，鳥鳴悅耳得心曠神怡，一切都是純粹的美，也美得很純粹。原來「心安」是問題也是回答，我心安處是吾鄉，心安的當下就是真實的生命，剎那已是永恆。

思考的時間好像過得特別快，一轉眼已是薄暮時分，遠方山腳升起裊裊炊煙，即吾也轉醒。他先是沉思了片刻，然後對我說：「我剛剛夢見自己變成一隻蝴蝶。我在思考：『究竟是我做夢變成蝴蝶，還是蝴蝶做夢變成

人』，而又哪一個生命才是真實？」

「你心安嗎？」我學著他的語氣。

即吾聽了，先是頓了一秒，然後發笑道：「感覺你剛剛思考了很多，也收穫了很多。痛快痛快！時間不早了我們下山吧。」

夕陽透過彩霞，柔和著下山的路，回首望向那棵不知道名字的樹；或許也不必知道知道名字，即使我不知道它的名字；或即使我同眾人喚它做桂樹；或即使我喚它做梅樹，它依然是它，花也會依然綻放。如同即便我還是不知道生命的全貌，生命依然美妙。沿著蜿蜒小徑我們哼著歌下山，景色如上山時一樣美，或者更美。

「是呀，心安處即是真實，安於此時此地，當下就是人間好時節。心安於此的當下就是我們真實的生命。」

